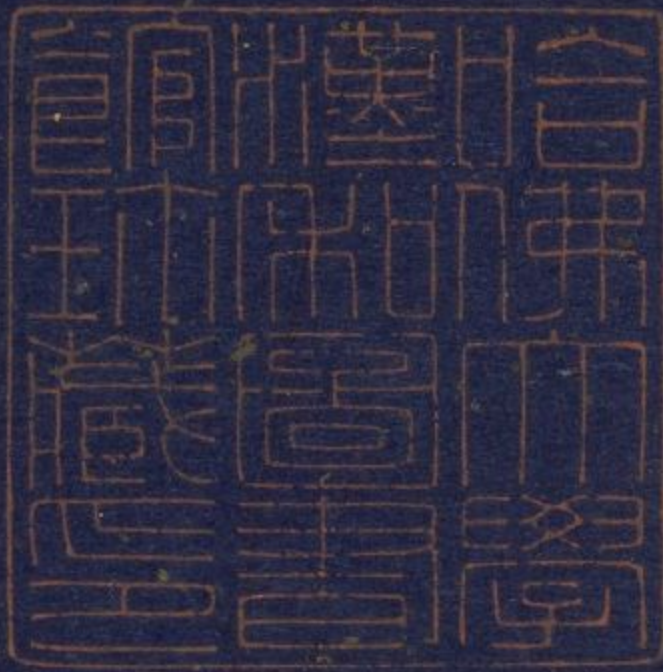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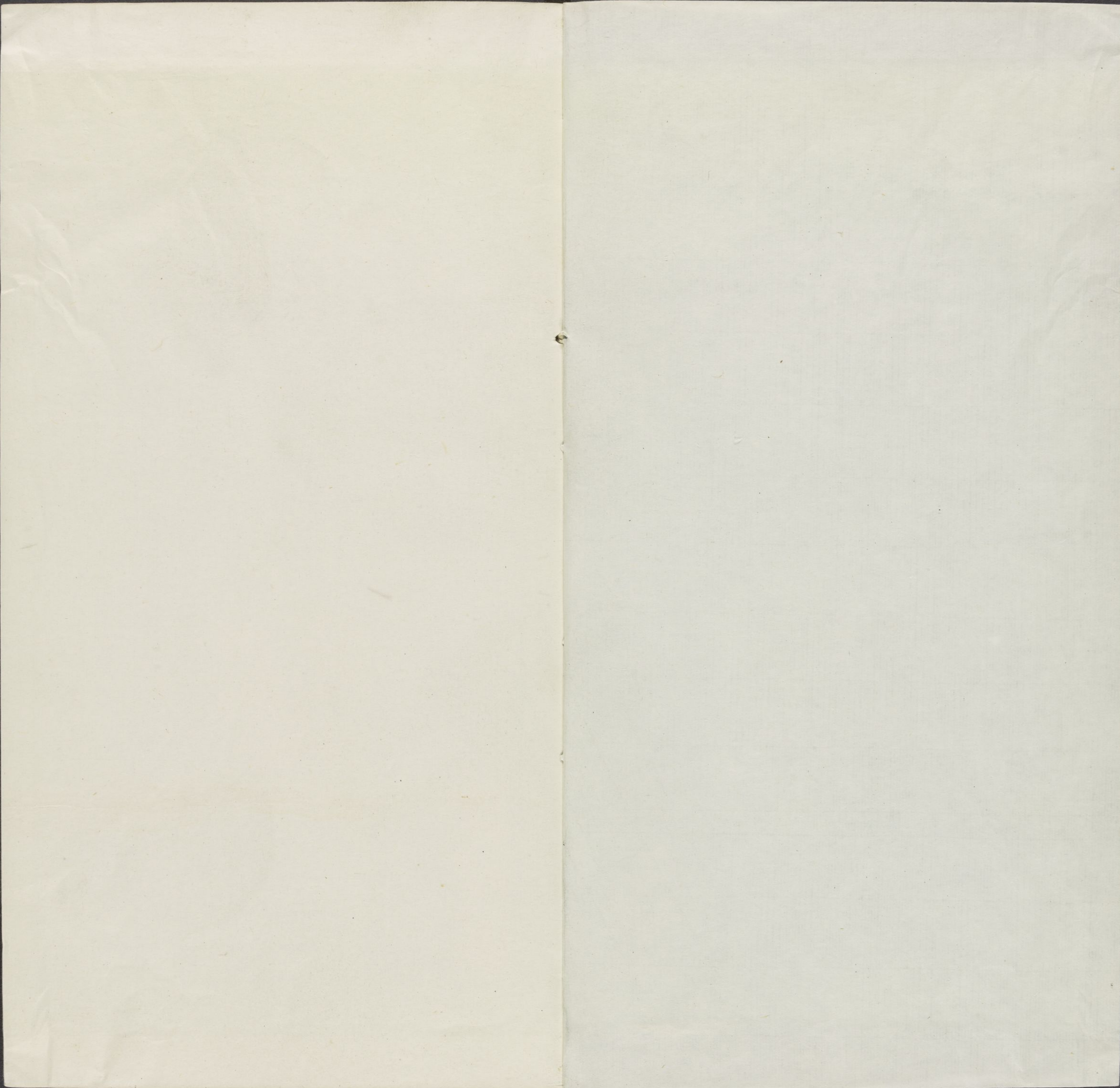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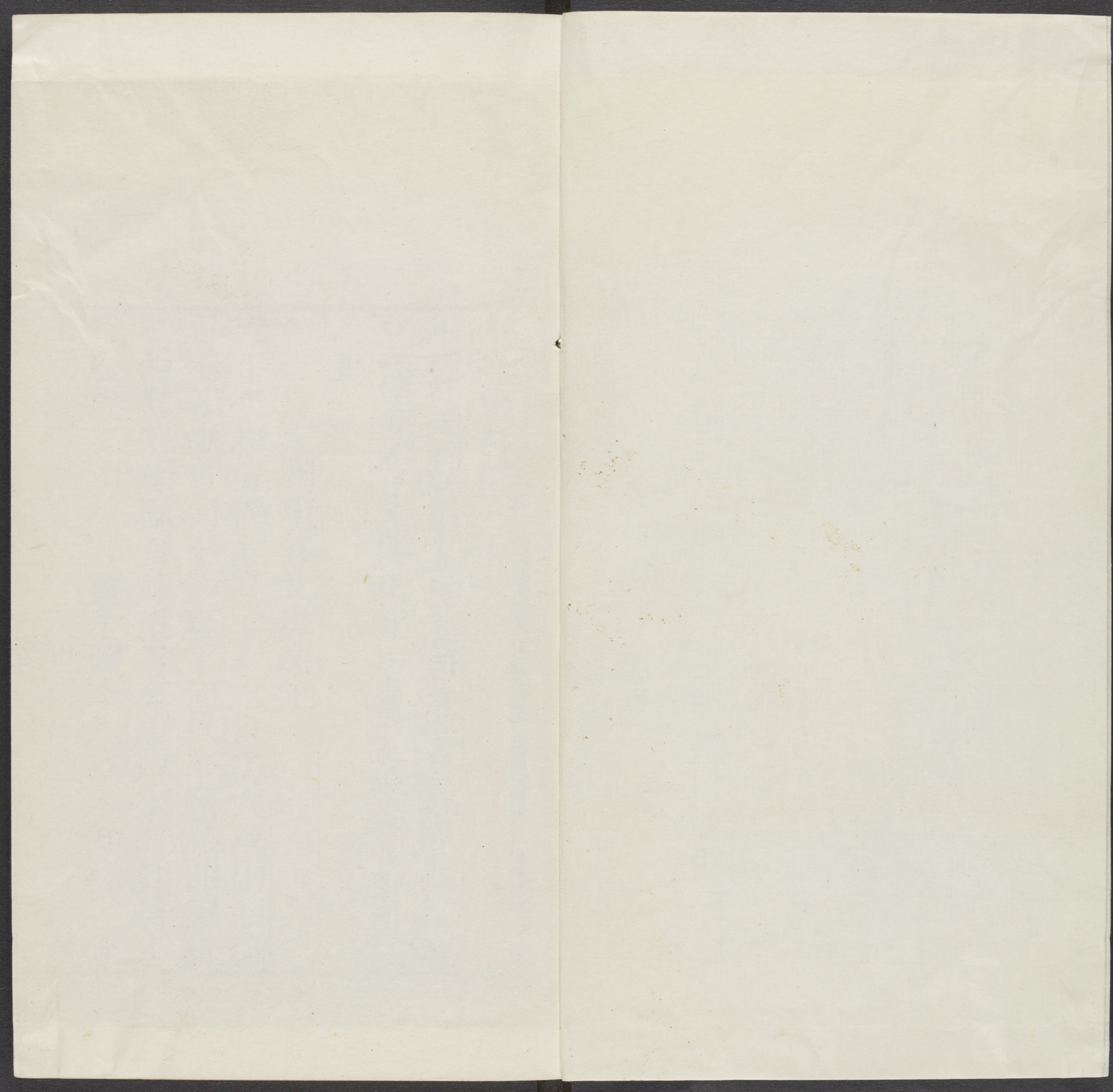
T 5344/4512













陽集卷第二十一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左中獻魏王韓琦著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  
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於曲陽縣  
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  
載廢遷之由故非質于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  
在焉於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  
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  
爲之者誠有意焉耳夫斬然而石坳然而谷泉  
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  
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  
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于是畋于是安  
知其所以爲神故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  
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遣  
禍而趨福雖文于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  
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

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  
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  
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于我  
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  
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  
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  
以時繕修歷年旣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圯  
以漏功大費廣人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  
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  
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



安然而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年  
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  
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  
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  
為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于邑  
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  
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  
所日餘日情使其眾而已焉弗懈於是弊陋朽  
橈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  
學勿蕪于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

宜神之喜盼蠻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  
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于廟石而弗克謹  
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  
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  
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  
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  
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學  
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



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  
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  
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  
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  
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  
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  
人導其性使一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  
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  
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

之道以仁壽其民始  
以臣僕資其用守臣從風  
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  
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  
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  
禮于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  
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  
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  
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  
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  
後之爲此者不能

自是節與有  
承認者不知其  
獨慢而寢焉又四  
上丁始躬行釋奠  
大中末州帥盧公  
佛祠其制猶若浮  
中王公處直本朝  
公允正皆能於兵



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墮削至是室宇垣墉頽壞垂盡由闕以內鞠爲汚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僕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宮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廩生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

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牲醴率僚屬以告于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爲儒而不知兵爲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



陽集卷之三十一  
五  
代教之之道內充于已以待用故或取之爲公  
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  
宜吾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  
上得以高拱而無爲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  
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  
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摘摭聲病專以篆刻  
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已之道時而發之則非  
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  
者其勉之謹記

用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  
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  
輒廢焉者蓋私于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爲也  
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  
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爲尚足以容吾寢食飲  
笑于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  
好事者以爲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爲  
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  
弗爲也公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  
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



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  
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况私而自  
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獍兵  
革殘困民不知爲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  
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  
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  
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  
于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  
隅瀦水爲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

盛冠于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  
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  
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  
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  
之勝益倍疇昔揔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  
能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  
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  
廢興其知爲政者之用心焉皇祐三年正月

日記

定州閑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焉且患其汨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鉄鉞而能成

興政立竒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什蹈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幅巾坐嘯恬然終日子之



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  
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  
教化用兵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  
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  
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  
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  
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  
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  
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  
此巧變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于天萬物大生主于  
地人倫大化主于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  
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  
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  
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  
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  
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于吾主哉有天下  
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  
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



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  
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  
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  
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  
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  
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于唐明當時經始  
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  
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  
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  
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

君谷首即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  
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  
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  
員寢廣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  
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  
于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  
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  
司戶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  
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  
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義使并代州營內兵馬



鈴轄張僕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  
 徽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眈然而雄睥容儼  
 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  
 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  
 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  
 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  
 男子之習至于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  
 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  
 之細一湏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  
 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

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  
 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  
 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  
 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  
 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  
 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  
 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  
 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  
 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  
 務外勤于藝而內志于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



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

月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据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甚牙城之北乃有官

疏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室歸然荆棘蒙沒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疏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



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通之治臺  
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  
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  
皆植名花雜果松栢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  
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蹠  
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  
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牧時之康太守  
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  
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旌節來故  
郡得占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

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  
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竒角秀不  
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郭郭之  
閭官寺伽藍層廩與天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  
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爲我  
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  
于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  
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深  
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  
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



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為冠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高駢政失致師鐸之變孫儒揚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據奪郭邑殘燼遂為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武材臣以領州

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曆五年春三月某得罷樞筭忝被茲任視事之際因念前之為政者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惡皆有所倣云慶曆七年三月某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于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課



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据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它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無安撫之職定之帥鎮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旣久吏民軍旅相信順事日簡得

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爲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于武事不以圖籍爲急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爲首尊睿圖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旣鑱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于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



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萃然與山嶽爭

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其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



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意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跂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畢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著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序

諫垣存藁序

大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與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



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  
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  
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  
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  
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  
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  
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  
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  
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意若知  
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不

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  
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  
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  
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蔡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  
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謹議  
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  
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  
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  
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



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

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



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卷政府論事二  
卷以其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  
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  
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  
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  
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猷公盛美  
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且位某序

###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宦學知名遭唐末  
亂遠難屢遷以是家謀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

經素業深以譜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  
有者集爲一編首自爲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  
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爲誌所  
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  
四兄爲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  
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  
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  
十數幅而已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  
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  
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于冥禱天地神祇亦冀



萬一有獲慶曆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即辛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它文

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即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爲文章編爲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于首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于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謹序

三司封荆玉集後序

某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丁大寧太夫人憂時三兄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左右手編兄文成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玉爲集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後十年兄終于兩浙轉運使遺文殘藁又散于巾橐間大懼亡失不永其傳乃命其少子直彥復集爲若干卷題曰荆玉後集嗚呼兄之狀兒語言今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爲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

序茲敢以略時慶曆七年八月一日東平郡齋

三朝聖政錄序

堯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閔予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內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



人之遠體爲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  
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  
嘉州判官石介官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  
兢所撰貞觀政要迺謂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  
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謨烈之無前者  
也皇帝陛下天授仁喆孝而善繼不假遠稽上  
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履祖宗之聖迹以興  
太平然國謀之繫以萬機之覽則浩而難究君  
務之衆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寔廣遂採記三朝  
以來行事聞見最詳者類而次之爲二十門目

曰三朝聖政錄每篇之末又自爲之贊以申  
諭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自獻于上何  
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介是  
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  
奉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  
右留神觀采守此昭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  
以昌乎積累之不緒

闕文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  
普救衆生爲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



疾以求衆問令得解脫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  
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  
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  
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知浮名慈  
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惡有戾乎若其演無  
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辨神奇獨高衆論斯則  
大乘之極致空籍之宗本也至于集一蓋而覆  
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  
衆飢取妙喜國以至佛土有聞是說或以爲疑  
思凡夫一念之至猶能以小而容大冥

如來慧照所衍性遍無闕神變自  
喻深眇又豈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  
肇數家已嘗注釋開發義趣號爲詳博然微  
言妙旨猶或淵晦今致政少師叔平公以高才  
偉度曆輔三朝功成勇退潛志內典燕休之暇  
續爲新鮮大抵省繁就約疏奧爲明使新學菩  
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濟之  
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來六德萬行無不具足  
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  
斯溺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



故皆悉成佛而在如來一無所得雖欲稱贊髣  
髴何有窮盡而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性之  
說便謂頓然已悟與諸佛等輕詆秘藏不思踐  
履退而質其利佗之行則蔑爾無聞視吾淨名  
愈疾之心良可哀已經曰如來為大醫王善治  
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既得藥矣不服不行  
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傲焉其生  
汨塵俗未始習佛辱叔平公之命勉為之辭深  
於佛者幸勿以易言為誚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于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  
大夫之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以近古  
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絕之典無所不  
講慶曆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初立家  
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  
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懇而常患夏秋之祭闕  
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祕閣所有御  
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  
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  
功尉賈氏駟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閏



家祭儀儉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  
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  
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  
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  
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興病與鄭  
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  
于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  
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  
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  
序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畢

安陽集卷第二十三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琦著  
明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校  
雜文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  
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  
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游焉回必大  
詫于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  
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壻柳材者本朝大



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材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徃周訪其實績爲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邪旣刻石余因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無友不如己解

或曰聖人之爲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然則劣于己者旣不可以爲友優于己者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己若而不可與之爲友矣



安陽集卷之三十一  
二  
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何益曾子聖門之高第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况其下者邪曰不然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會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友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顧已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已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爲豈

聖人教人之意乎

策問

問李唐以前御天下者皆寓兵於民有事然後調發之已而復歸於農故耕戰相須國用不屈國家因五代之制總天下之兵以籍於官坐仰度支之給茲實外懾四夷內安億姓之長筭也然而殫海內之賦盡植酷關征之利而不充其費自西師之興伍符日增縣官之用益窘今以西北二虜之盛備豫爲急銷兵之策固不可陳之于今矣欲民不加賦而養兵有餘其術如何



問國家養天下之兵以制四海其所患者財用不充而已昔漢氏有口賦之科筭緡之法過更之直賣爵之令皆兵之所資也予大夫宜條舉舊式可施于今者悉著于篇其議行之

問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焉者明射鄉之禮尊賢尚齒浹乎仁恩王者教化之大本也而茲禮之廢歷祀云遠詳其制度者蓋亦稀矣本朝守臣好古或參酌舊典以勸于境內衆反傳而嗤笑以爲不近人情豈禮之異世不可復興邪將風俗之薄未明其本歟予大夫其條

舉古制復道自漢至唐能修而行之者有幾著于篇庶撫其可施于今者以助治焉

問孔子沒能傳其道者孟荀揚王韓五賢而已矣其著書立言與六經相左右執卷者皆知之矣昌黎氏以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後之學者從而是之至於王氏當隋季作六經中說以拯將墜之教其門人之高第者皆爲唐輔相而不能尊大師說昌黎氏復無一言以稱之其於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者邪文公去聖最遠卓然奮起與四賢者並驅而爭先排



安陽集卷之十一  
斥佛老而躬踐其言後世無加焉五賢之事業  
於孔子之道固其先後予大夫明乎先聖之術  
願次其優劣著之于篇毋讓

問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教  
然則誠而明聖人之性也明而誠賢者學之所  
至也夫聖人之性果學而能至必由何路而後  
及焉

問尚書省郎官之職歷代以來廢置不一至唐  
室而後大備故有二十四司之日天下之事無  
不總焉五代多故其制遂隳今唯鹽鐵度支戶

部銓筭數職其體尚存它皆列爲閑曹殊無吏  
責國家欲悉復唐舊儀者或謂煩而寡要因仍  
五代又曰草創非古揆今之治何者爲宜  
問親蠶之禮廢之久矣今欲舉而行之則患歷  
代沿革之儀未能折中願條其當今可行者著  
之于篇庶稽參而用焉

五賢贊 并序

余旣新天子之宮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  
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  
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



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贊焉  
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欲  
諾焉而不敢讓既而嘆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  
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  
當世能文者爲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諸  
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  
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  
恕焉

孟子

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榛  
獨我孟氏堯舜吾訖仁義吾齒芟揚煎  
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  
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  
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子之  
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于世  
好權遂其其說或鬼而師或瑣而位吾道日  
斯文將墜時則荀卿力攘衆僞述數萬言以見



其志區判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  
文公之篇論亦云至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其  
要歸鮮與孔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雄之間  
在我無愧

揚子

書煨秦火鬱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  
云邈微言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  
篆刻相攘賢乎子雲翼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  
帝皇筆之于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  
鄙哉史堅而不自量非聖作經引為謗傷經者

伊何乃道之常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比吳楚  
僭號稱王一時之訾萬世之長故嗣孔孟曰苟  
曰揚

文中子

炎劉既終天下幅裂擾焉及隋人命將絕時亦  
有文甚乎剽竊人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鬱  
幾乎息滅伊我仲淹獨參聖哲遭世末夷教其  
可闕乃舉大法備于中說續彼六經紹孔之烈  
斯昔師荀實相秦蘖叛師之言儒坑書藝胡為  
房魏佐唐稱傑達不稱師惟德之劣彼誠可罪



在我奚缺苟之非孟恣其毀媒終孟之道與孔  
並列文公不言是非孰別學者之疑茲焉可決  
皮子之碑司空之碣惡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宇滯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  
之文蕩無所主不淪沈謝則入徐庾其徒寔繁  
罔不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而三  
千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  
朱翟塞塗繫孟之禦去聖匪遠力則易舉  
弗老亂我中土驅彼世人日陷邪蠱作

其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以身扞之帝亦  
云忤流離炎芘道行躬苦否則諸夏化為夷虛  
惟苟與揚功實未伍肩孟其誰不曰吾祖

三賢贊

文正王公葬鄭州新鄭縣之臨洹鄉而與鄭相  
子奎唐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  
仕子融乃繪三相之像置于墳之僧院而屬余  
以辭故為三賢贊云

子奎

猗歟國氏惟鄭卿臣屈佐列國道尊四鄰鄉校



勿毀否吾可詢輿誦勿斥誨吾益諄不改其度  
而終感民及其亡也如喪所親昔吾夫子事若  
天倫曰古遺愛疇云不仁東里之舊清風未泯  
九原可作吾從惠人

裴公

猗歟裴公唐相之賢忠義獨出誠貫于天胡哉  
章武言行計然誓平蔡賊不與俱全卒殲大憝  
再清幅員身繫安危凡二十年江右王謝胡能  
比旃晚留東都放懷林泉進退之節公無少愆  
使公而在吾其執鞭

王公

猗歟王公佐我宋基股肱兩朝言臯行夔獻后  
稱制政由房帷公時挺然惟正是毗竄茲進良  
遂光重離其重如山烏可妄移其平如衡烏可  
妄欺被公恩者終身莫知噫公之道真相之爲  
公今亡矣吾安倣之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寫真贊

元精之生其稟固異傑才之出在時爲瑞貌正  
而和氣清而粹凜然乎神瞭然乎視其可繪者  
外也老鶴之軒昂兮孤峯之聳峙其不可繪者



內也大易之淵微兮素書之奧祕其人雖亡其  
形則傳贍之仰之何窮已焉

揚州蓮花漏銘

慶曆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  
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韓某乃為銘曰  
天運雖大信則不喻智者善作器乃冥符以漏  
考辰始乎渴鳥以箭定刻發乎金徒覆視晷景  
弗差毫銖節候既正鼓鐘以孚晝訪爾治夜安  
爾居政則不息監哉挈壺

禘享樂章二首

禘俎奏充安之曲

嘉牲在俎廣樂在庭其所將者曰躬曰誠神兮  
來歆以妥以寧以錫壽嘏惟皇是膺

僖祖奏大基之曲

猗我僖祖德潛而充慶之所基日茂以崇施及  
後嗣天命有融廟樂載之播於無窮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皇帝詣壘洗升降奏儀安之曲

嚴父配天孝乎明堂盥奠升降諧音以將天步  
有節帝容必莊辟公憲之禮無不臧



安陽集卷之十一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 并序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逢  
不世出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  
后坐肩唐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說  
不四三年遂興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  
之學有鄉賢堂蓋以故丞相文正王公忠愍寇  
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公崇儀柳公皆文武  
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以起生徒  
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爲最近若鄭公之  
德業閎大超然獨出得不爲鄉賢之冠乎其可

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鄉賢堂  
之南以完其美昔成鬮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今夫學者旣得良師友朝夕講習  
聞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隆名偉  
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  
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系而爲之贊曰

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諫勇賁育切摩上聰術則  
仁義道惟大中堯舜我后皇夔我躬遭會真主  
言行計從引金自況謂公良工以公喻鑑煥乎  
吉凶君如是聖臣如是忠宜不暮月亟成治功



安陽集卷之二十三  
十一  
高視三代誰其比隆惟魏之學鄉賢是崇圖祀  
者五誠德之豐公實生魏群賢之雄尊近遺遠  
教斯未充吾得公像載敞儒宮義一為勸禮增  
有容學者來視以嚴以恭高山景行衆發其蒙  
有美魏都大河注東如公之名滔然不窮

安陽集卷第二十三畢



